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八回 三樹精合謀拒敵

語說孟觀修下三封書札，分投平陽、雲中、西河，那時雲中守將趙謙，平陽守將糜弘，西河守將韓志道見了書信，果然都無異詞，寫下降書，遣人齎了，陸續到潞安府來拜見石珠，各送盛禮，聊為犒軍之費。又有私札送與孟觀、黃祥，不消說得。其時趙謙送的禮卻是：黃金百兩，銀甲二十副，瑪瑙盤十個，黃鼠皮五十張，彩緞十車。

糜弘的卻是：

白銀八十兩，名馬二十匹，糧米百石，裹酒十壇，安邑葡萄十車。

韓志道的禮乃是：黃金二十兩，白璧一雙，糧米百石，羊羔酒二十壇。

石珠見三處都來降服，兼有禮物，心下大喜。將禮物一一收了，大排筵宴，賞勞三處來人，其酒席之盛，比尋常自不相同。

至明日，眾人都要辭歸，石珠取出金銀彩緞，各各賞賜已畢。封趙謙三人為鎮軍大將軍，都督本處人馬。三個使人都都封偏將之職，三人俱各拜謝，回歸本鎮而去。正是：

孟公一紙書，賢於十萬軍。

三方來拱服，千里盡歸君。

石珠打發三處使臣去了。對孟觀道：「將軍不勞寸矢，坐降三個大郡，此功誠非渺小，不可不賞。」便取過白金五十兩，彩緞十端，名馬一匹，金盔一付，賞與孟觀。孟觀辭道：「此皆元帥之威力，諸將之先聲，所以諸郡望風而降，與小將何與？敢受重賞？」石珠道：「有大功者，當受重賞。將軍以片紙而下三城，其功過於鄴生之下齊，此賜又何足辭？」孟觀遂不敢過卻，只得受了。諸將見孟觀坐降三城，也都歡喜，各無他語。又過了一日，義寧、河東等處將官，聞知三處都降了石珠，也都遣使款服，來貢方物，石珠都不敢輕慢，各各重賞而去，自不消說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太原榆次縣，一個宦家門前，有三株大榆樹，自西漢時所栽種，已及三百餘年。那樹年深日久，枝幹盡落，止留著本身，尚然不壞。凡遇黃昏半夜，樹上就有火光出現，或聞人語之聲，村中人都知道是榆樹作怪，來對宦家說。宦家雖知有些古怪，卻關係他門前風水，不肯伐去。自此又過了幾時。忽然一夕大雨如注，霹靂交加，門前遂不見了三株榆樹。村坊都驚訝了一會，只說木石為妖，自古有之，也置一邊。

你說那三株榆樹甚麼不見了？原來已是變作三個人：一個取名叫俞魁，一個取名叫俞仲，一個取名叫俞季，三個怪物自取了名字，竟入深山靜僻之處，搭起茅庵，在那裡運會元神，學文學武，不上一年，聚下數千人馬。相貌稀奇，日常掄槍使棍，走馬舞刀，一時便哄動太原一府，官兵屢屢追討，俱不能取勝。那俞魁三個卻也知人識事，並不敢攪害平民，只在山僻深處掄槍使棍，逍遙自在。正是：

養成野性深山內，不羨人間利與名。

其時，太原總督大將軍來斯，聞知石家兵馬破了上黨，降了雲中等處地方，兵馬直抵晉陽，便集諸將，問如何應敵。冠軍將軍費廉說道：「並州之地，俱為石珠所有，只有晉陽堅城未下，然勢孤力寡，難與久存，若非精兵猛將，決難爭鋒。小將有一計在此，不知元帥以為何如？」來斯道：「是甚麼計？你試言之。」

費廉道：「榆次縣俞魁那支兵馬，雖然都是鬼怪之相，卻也不攪害平民，不侵良善，非等閒可比，況且個個勇悍難近，官軍屢討，不敢正視。元帥遣人與他結好，使退石珠，正如摧枯拉朽，平復並州，不足道矣。」來斯見說，沉吟道：「只怕他們都是奇形怪狀之輩，自具妖魔叵測之心，不與我等相同，濟不得事。」費廉道：「凡物有非常之相，必有非常之功，虎、豹、犀、象，尚可使之臨陣，況彼形狀瑰奇，悍凶罕有，何患不能濟事。則俞魁等貌之猙獰如此，敵人一見必懼，是不戰而先服人之兵也，其他又何慮焉？」來斯點頭道：「也說得有理，只怕他未必肯來。」費廉道：「且試招之，看其動靜，再作區處。」來斯依言，就差副將杜茂，同費廉齎了書帛，竟望榆次縣而來。

到了俞魁山中，先使人通報了。不多時，俞魁同著俞仲、俞季出來接見，同入營中。先通了姓名，說知來意，就將書帛獻上。俞魁一面叫收了書帛，一面對杜茂說道：「承來都督之命，我等安敢不從？但有一言相告，不知將軍以為何如？」杜茂道：「有話但講，可從則從。」俞魁道：「我等相敘，原不攪害居民，不服王化，今督府既要我等出力，須不受督府節制，聽我等各自為戰，可進則進，可退則退，方敢從命。不然，便當壁還書帛，任督府另行取救，我等決難向人簷下討生活也。」杜茂聽說，沉吟未答。費廉恐事不諧，連忙應道：「只要汝等肯為督府出力，破得石家軍馬，就不受督府節制，也無妨害。」俞魁道：「既已承任，自然竭力。然成敗聽之於天，我等但當盡其技倆而已。」杜茂聽說，也喜道：「既肯盡力，自然成功，吾等須復何言。」說罷，起身告別。俞魁道：「將軍待且慢行，還有話告知。」杜茂道：「再有何話？」俞魁道：「目下石家兵馬尚在上黨，未曾起行，我等也未敢遽動干戈。只待石家兵馬到了太原，將軍等先出兵與他接戰，我等從後就來接應，兩路廝殺，自然成功，將軍等以為何如？」費廉道：「如此極妙，只不可失信。」說罷，起身辭出。俞魁等也不再留，送出營門而去。

那俞仲、俞季見杜茂等去了，回到裡邊，埋怨俞魁道：「聞得石珠兵馬，都有異人在內，技倆與我等大不相同。今哥哥許了杜茂，幫他廝殺，倘然不能取勝，豈不枉害了性命？」俞魁道：「這有何難？等石家兵馬到了太原，先著人馬與他廝殺，若是石家兵馬是無能為的，我當竭力相助，全其信約；若是石家兵馬果然勇猛難近，或有異人施為作法，我等便看景生情，略助來斯幾陣，或引兵而歸，保全性命，或降了石珠，同立功業。正是進退由我，有何不可。」俞仲、俞季道：「必如此，方為得算，哥哥切不可固執。」俞魁道：「是則是矣，然我見陣之時，須是有一番作用，方不負來都督之約；就是降於石珠，也不敢輕薄於我。」俞仲道：「哥哥有何作用？」俞魁道：「我想，石家兵馬當此寒冷之時，決未敢出兵，我等閒著無事，何不將武藝大家演習一番，日後臨陣時節，使敵人不小覷我，二弟以為好麼？」俞仲、俞季道：「這個使得，但憑哥哥演甚麼便了。」俞魁道：「不演便罷，演時須與兩弟先鬥法術，次後再要比箭。」俞仲道：「極妙！極妙！就是我與哥哥先鬥罷。」

俞魁依言，各去結束端正，持了兵器，走出陣前。俞魁提起一把開山斧，向俞仲一斧劈來，俞仲側身閃過，掄動長槍就刺。兩個鬥了二十多合，未分上下。只見俞仲大喊一聲，將長槍一指，即時變作三頭六臂，巨口狼牙，手執六般兵器，望俞魁直殺過來。俞魁看見，將身一聳，只霎時間，化作三丈身軀，頭如巴門，口似血盆，金面銅睛，拿起開山大斧，卻似一把大掌扇，競望俞仲砍來。兩個又戰有十餘合，直殺得：

山前神鬼都驚避，村外兒童不敢啼。

正鬥間，俞仲忽然將身一搖，滿身火光衝出，竟望俞魁燒來。俞魁將身一聳，只霎時又將口一張，噓的一聲響，忽然趨一陣狂風，將火光吹滅。俞仲見滅了火，又要另用法術，只聽得大叫一聲，俞季突然衝入，卻是一隻斑斕猛虎，在二人中間亂跳，於是三人俱各大笑。

收了法術，說道：「如今且各比箭，看是如何？」俞仲便裡面取出一根箭竿，立於百步之外，各持硬弓走出陣前。俞魁道：「我先射了。」說罷，扯滿弓，搭上狼牙箭。看得親切，便放三箭，俱中箭竿，眾人俱各喝采，有詩為證：

不信俞魁技，偏能壓眾心。

引弓不虛發，顯術在山人。

俞魁射完，走過一邊，俞仲也彎起弓來，擦步向前，看清箭竿，嗖的三箭，也都中在竿上，眾人都擂鼓喝采，也有詩為證：

俞仲最高強，開弓箭影忙。

多年榆樹怪，今日顯疆場。

那俞季看他兩個射完，說道：「你二人但射箭竿，有何奇處？看我將金錢放在竿上，必要射著金錢的眼，方稱高手。」說罷，便取出三個金錢，將棉線一帶兒，串掛在竿上，扯起雕弓，喝聲：「著！」一連三箭，只聽得當當聲響，三枝箭都穿在三個金錢眼內。眾人看見，誇獎不止。有詩為證：

俞季英雄未可尋，金錢三箭透核心。

軍中若用為前隊，頃刻何難報捷音。

三個射完，各稱贊了一回，俞魁傳令大隊人馬，都下校場操演。善射者為上等，槍刀次之，將軍馬分作三隊，三個各領一軍，簡取武藝精熟者，各立副將二人。

俞魁手下左右二副將卻是：通臂猿袁喜。跳河猛虎戚自寬。

俞仲手下左右二副將卻是：力處士牛悟道。出海蛟山撼。

俞季手下左右二副將卻是：出洞蛇駱得喜。拔山鬼常見稀。

俞魁分撥已定，號其軍曰「俞家軍」，俞魁居中軍，俞仲居左軍，俞季居右軍。日逐只在山中操演，只等石家兵馬到來，出兵迎敵，真個是：

威風凜凜旌旗壯，殺氣騰騰日月昏。

不說俞魁在軍中操練。再說太原總督來斯，見並州之地都屬石珠，心中畢竟不安，連夜修表章，差費廉星夜馳入洛陽，奏聞惠帝。其時賈模、賈謐等見了表章，說道：「石珠輩不過一女子耳，安能攻城掠地？卻是你等與賊盜通連，不用心除滅，以致失陷城池。」遂奏聞惠帝，要拿來斯、費廉等問罪。卻得丞相張華力救，方得免拿，仍令戴罪立功。費廉等只得奔回晉陽，將前事報知來斯。來斯悶悶不悅，只得將晉陽兵馬簡閱一番，以備廝殺。正是：

權謀當道忠良厄，惟有微軀報主恩。